

唐世貞寫



千首唐人絕句

富壽孫選注
劉拜山富壽孫評解

富壽蓀選注
劉拜山富壽蓀評解

千首唐人絕句

下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胡令能

胡令能，貞元、元和間人。少爲洗鏡鏤釘之業，因能吟詠，遠近號爲胡釘鐸。《全唐詩》錄存其詩四首。

詠繡幃〔一〕

日暮堂前花蕊嬌，爭拈小筆上牀〔三〕描。繡成安〔三〕向春園裏，引得黃鸝下柳條。

〔一〕一作《觀鄭州崔郎中諸妓繡樣》。繡幃，刺繡屏風。

〔三〕牀：指繡架。

〔三〕安：放置。

【評解】

「繡成」二句，極狀所繡花枝之逼真，殊見構思之妙。通首筆致活潑自然，明白如話（富）。

劉禹錫

劉禹錫，字夢得，原籍洛陽，遷居嘉興（今浙江嘉興市），生於大曆七年（七七二），卒於會昌二年（八四二）。貞元九年（七九三）進士，爲監察御史。曾參與王叔文政治集團，叔文敗，貶朗州司馬，遷連州刺史，歷夔州、和州，入爲主客郎中，復刺蘇州，後遷太子賓客，終於檢校禮部尚書。世稱劉賓客。早歲與柳宗元交誼甚篤。晚年與白居易相善，時稱劉、白。其詩大抵短章優於長篇，抒情勝於敘事。絕句登臨、詠懷之作，沉鬱委婉，韻味深醇；其《竹枝詞》、《浪淘沙》等，清新朗潤，極富民歌情調。清沈德潛《唐詩別裁》謂「七言絕句，中唐以李庶子（益）、劉賓客爲最，音節神韻，可追逐龍標、太白。」有《劉夢得文集》，《全唐詩》編存其詩十二卷。

視刀環（二）歌

常恨言語淺，不如人意深。今朝兩相視，脈脈萬重心。

（二）刀環：刀柄銅環，古時多借作歸還之義。《漢書·李陵傳》：「立政等未得私語，即目視陵，而數數目循其刀環，言可還歸漢也。」

【集評】

鍾惺《唐詩歸》：「詩作如是語，却妙在題又是『視刀環』，所以詩益覺深至。」

沈德潛《唐詩別裁》：「着意『視』字。」

黃叔燦《唐詩箋注》：「『不如人意深』，謂兩心相照，兩意相期，疑有變更，故曰『今朝兩相視，脈脈萬重心』，蓋因其不還也。」

【評解】

遷客思歸及憂讒畏譏之情，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，故寸心脈脈，托刀環以寄慨。詞意深沉愴怛，含蘊無盡（富）。

淮陰行（二）五首

古有《長干行》，言三江（三）之事悉矣。余嘗阻風淮陰，作《淮陰行》，以裨樂府。

簇簇（三）淮陰市，竹樓緣岸上。好日起檣竿（四），烏飛驚五兩（五）。

（二）淮陰行：樂府《新樂府詞》，述淮陰船家生活及男女愛情。淮陰，今江蘇清江市。（三）三江：在長江下游。（四）好日句：好日，晴好之日。起檣竿，指準備開船。

（五）烏飛句：烏飛，一作「鳥飛」。五兩，古時候風器，以雞毛五兩繫於高竿頂而成。許慎《淮南子》

注：「統，候風也，楚人謂之五兩也。」

今日轉船頭〔一〕，金鳥指西北〔二〕。烟波與春草，千里同一色〔三〕。

〔一〕轉船頭：開船。

〔二〕金鳥句：金鳥，即相風鳥，其形如鳥，銅製，置於檣上，以占風向。因東南風，故金鳥

轉向西北。

〔三〕烟波二句：於寫景中寓離情。

【集評】

宋顧樂《唐人萬首絕句選》評：「綠波千里，去路方長，春浪悠悠，正堪送棹。詞麗情深，樂府妙作。」

船頭大銅鑲，摩挲〔一〕光陣陣。早晚便風來〔二〕，沙頭一眼認〔三〕。

〔一〕摩挲：摩撫。

〔二〕早晚句：早晚，猶云何時。便風，順風。

〔三〕沙頭句：謂船頭銅鑲閃閃發光，於灘

頭一看便能認出。此二句有盼歸之意。

何物令儂〔一〕羨，羨郎船尾燕。銜泥趁〔二〕檣竿，宿食長相見。

〔一〕儂：我也。

〔二〕趁，追隨。

隔浦望行船，頭昂尾幟幟〔一〕。無奈挑菜時，清淮春浪軟〔二〕。

〔一〕幟幟，翹起貌。

〔二〕無奈二句：謂正值良辰美景，非分別之時。挑菜，古時二月二日爲挑菜節，於是日

作春遊。清淮，見劉方平《送別》注。

【集評】

俞陛雲《詩境淺說續編》：「首二句言卽船已過別浦，但遠見船之首尾低昂，可見其臨波凝望之久。後二句言問其時則挑菜良辰，覽其景則清波春軟，芳時惜別，尤情所難堪。宜黃山谷謂『淮陰行』情調殊麗也。」

黃庭堅《山谷題跋》：「《淮陰行》情調殊麗，語氣尤穩切。白樂天、元微之爲之，皆不入律也。」
鍾惺《唐詩歸》：「極似六朝清商曲，正以音響質直。」

【評解】

諸詩寫淮陰水鄉生活及男女愛情，曲折生動，從樸實中出秀麗，乃深得南朝小樂府神理者（劉）。

秋風引（二）

何處秋風至，蕭蕭送雁羣。朝來入庭樹，孤客最先聞。

（二）秋風引：樂府《琴曲歌辭》。

【集評】

鍾惺《唐詩歸》：「不曰『不堪聞』而曰『最先聞』，語意便深厚。」

黃叔燦《唐詩箋注》：「誰不聞而曰『最先聞』，孤客觸緒驚心，形容盡矣。若說『不堪聞』，便淺。」
李鏐《詩法易簡錄》：「妙在『最先』二字爲『孤客』寫神，無限情懷，溢於言表。」

俞陛雲《詩境淺說續編》：「四序迭更，惟乍逢秋至，別有一種感人意味，況天涯孤客，入耳先驚，能無惆悵？蘇頌之《汾上驚秋》，同此感也。」

罷和州遊建康〔二〕

秋水清無力〔三〕，寒山暮多思〔三〕。官閒不計程，徧上南朝寺〔四〕。

〔二〕禹錫於寶曆二年（八二六）冬罷和州刺史後，嘗遊金陵。和州，治所在今安徽和縣。建康，今南京市。

〔三〕清無力：謂水流清淺。

〔三〕多思：謂甚有情致。

〔四〕南朝寺：南朝帝王及貴族多好佛，所建寺廟甚

多，故杜牧有「南朝四百八十寺」之句。

【集評】

宋顧樂《唐人萬首絕句選》評：「言外見仕路迍邅意，語語有味。」

俞陛雲《詩境淺說續編》：「首句『無力』二字，狀秋水殊精。」

經檀道濟故壘〔二〕

萬里長城壞〔二〕，荒營野草秋。秣陵多士女，猶唱白符鳩〔三〕。

〔一〕此罷和州刺史遊金陵時作。檀道濟，南朝宋名將，征秦伐魏，屢建殊勳。曾任江州刺史。後爲彭城王劉義康等疑忌，矯詔殺之。時人憐其冤，歌曰：「可憐白浮鳩，枉殺檀江州。」見《宋書·檀道濟傳》。道濟故壘在今南京市附近。

〔二〕萬里句：《宋書·檀道濟傳》：「道濟見收，脫幘投地曰：『乃復壞汝萬里之長城！』」

〔三〕秣陵二句：謂金陵士女至今猶唱《白符鳩》歌，不忘道濟有功而被枉殺也。秣陵，南京之別稱。白符鳩，《晉書·樂志》：「楊泓序云：『自到江南見《白符舞》，或言《白鳥鳩舞》，云有此來數十年矣。察其辭旨，乃是吳人患孫皓虐政，思屬晉也。』」則當時唱「可憐白浮鳩」，殆是以劉義康比孫皓也。

【評解】

此遊金陵時懷古之作，詩中多用《宋書》本傳中語，一經點染，便饒唱嘆之妙（富）。

別蘇州〔二〕二首選一

流水閨門〔三〕外，秋風吹柳條。從來送客處，今日自魂銷。

〔一〕此罷蘇州刺史時作。

〔二〕閨門：蘇州西門。

【集評】

宋顧樂《唐人萬首絕句選》評：「與嚴維《送人往金華》詩同一機局，而此更情勝。」

【評解】

先說送客，後說被送，意自深至（劉）。

望洞庭（二）

湖光秋月兩相和（一），潭面無風鏡未磨（二）。遙望洞庭山翠色，白銀盤裏一青螺（三）。

（一）此爲朗州司馬時作。

（二）兩相和：相互輝映。

（三）潭面句：潭面，湖面。鏡未磨，有風則湖面波濤

靡蕩，有如磨鏡；此言無風。

（四）遙望二句：洞庭山，卽君山。雍陶《望君山》：「應是水仙梳洗處，一螺青黛

鎖中心」，與此意境相似。宋黃庭堅《雨中登岳陽樓望君山》：「可惜不當湖水面，銀山堆裏看青山」，卽從此與雍詩脫出。

【評解】

劉詩清麗，雍詩新奇，黃詩雄健，要以黃爲後來居上矣（劉）。

秋詞 二首選一

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勝春朝。晴空一鶴排雲上，便引詩情到碧霄。

【評解】

禹錫雖坐王叔文黨而屢遭貶斥，然終不少屈，詩中亦不甚作危苦之詞，讀此益見其襟懷之高曠，未可僅視爲翻案之作也（富）。

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師戲贈看花諸君子（二）

紫陌（二）紅塵拂面來，無人不道看花回。玄都觀裏桃千樹，盡是劉郎去後栽（三）。

（二）《資治通鑑·唐紀》：憲宗元和十年（八一五），「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，凡十年不量移，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，悉召至京師。」朗州，今湖南常德市。

（三）紫陌：指京城街道。賈至《早朝大明宮》：「銀燭朝天紫陌長。」柳永《引駕行》詞：「紅塵紫陌，斜陽暮草長安道。」

（三）玄都二句：玄都觀，長安道觀。《長安志》：「玄都觀在崇業坊，隋開皇二年自長安故城徙通道觀於此，改名玄都觀，東與大興善寺相比。」桃千樹，借比新貴。句意謂滿朝新貴，皆作者出京後執政所引進者。《本事詩》謂其詩一出，傳於都下。有素嫉其名者，白於執政，又誣其有怨憤，不數日，出爲連州刺史。

【集評】

劉永濟《唐人絕句精華》：「禹錫因王叔文事被貶朗州，十年之後，朝中另換一番人物，故有『盡是劉郎去後栽』之句，以見朝政翻覆無常，語含譏諷，是以又爲權貴所不喜，再貶播州，易連州，徙夔州，十四年始入爲主客郎中，又因《再遊玄都觀》詩，爲『權貴聞者，益薄其行』，遂被分司東都。」

閑散之地。考此兩詩所關，前後二十餘年，禹錫雖被貶斥而終不屈服，其蔑視權貴而輕祿位如此。白居易序其詩，以詩豪稱之，謂「其鋒森然，少敢當者」。語雖論詩，實人格之品題也。」

【評解】

《本事詩》及兩《唐書》本傳均謂禹錫因此詩出爲連州刺史，然當時石還坐叔文黨貶官諸人，皆授遠州刺史，如韓泰爲漳州刺史，柳宗元爲柳州刺史，韓曄爲汀州刺史，陳諫爲封州刺史，不獨禹錫一人，豈皆緣此詩！蓋因憲宗舊憾未釋，故有是舉。惟此詩殊有諷意，乃被小說家摭爲口實也（兩《唐書》本傳係據《本事詩》）（富）。

傷愚溪〔一〕三首

故人柳子厚之謫永州，得勝地，結茅樹蔬，爲沼址，爲臺榭，目曰愚溪。柳子沒三年，有僧遊零陵，告余曰：「愚溪無復曩時矣。」一聞僧言，悲不能自勝，遂以所聞爲七言以寄恨。

溪水悠悠春自來，草堂無主燕飛回。隔簾惟見中庭草，一樹山榴依舊開〔二〕。

〔一〕柳宗元卒於元和十四年，此當作於元和十七年。愚溪，在今湖南零陵縣境內。

〔二〕一樹句：宗元有《新植海石榴》及《始見白髮題所植海石榴》詩，則此山石榴樹當爲宗元所植。

【評解】

山榴爲子厚手植，與溪水、巢燕相映襯，彌見人亡物在，感喟不盡（劉）。

草聖〔一〕數行留壞壁，木奴千樹〔二〕屬鄰家。唯見里門通德勝〔三〕，殘陽寂寞出樵車。

〔一〕草聖：漢張芝、唐張旭草書神妙，並有草聖之稱。唐趙璘《因話錄》：「柳子厚善書，當時重其書，湖湘以南士人皆學其書。」劉禹錫《酬柳柳州家雞之贈》：「日日臨池弄小雛，還思寫論付官奴。柳家新樣元和脚，且盡薑芽斂手徒。」亦稱其書，可參看。

〔二〕木奴千樹：《三國志·吳書·孫休傳》注引《襄陽記》：「（李）衡每欲治家，妻輒不聽，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汜洲上作宅，種柑橘千株。臨死，敕兒曰：『汝母惡我治家，故窮如是。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，不責汝衣食，歲上一匹絹，亦可足用耳。』」木奴，指柑橘。按宗元在永州、柳州時好植果樹，其《柳州城西北隅種柑樹》詩有「手植黃柑二百株」之句。

〔三〕通德勝：《後漢書·鄭玄傳》載：相國孔融深敬於玄，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，曰：「今鄭君鄉宜曰『鄭公鄉』」。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，猶或戒鄉人修其門閭，矧乃鄭公之德，而無駟牡之路！可廣開門衢，令容高車，號爲『通德門』。」

【評解】

手澤猶存，故居易主，悲其遺跡凋殘，莫知愛惜也（劉）。

柳門竹巷依依在，野草青苔日日多。縱有鄰人解吹笛，山陽舊侶更誰過〔一〕？

〔一〕縱有二句：用晉向秀經亡友嵇康、呂安山陽舊廬，聞鄰人吹笛作《思舊賦》事，詳見饒幸《奉誠園聞笛》注。山陽舊侶，借指宗元生前友好。

【評解】

門巷依然，舊侶誰過，傷其貶死遠方，欲爲山陽之慟而不可得也（劉）。

堤上行（二）三首選二

酒旗相望大堤頭，堤下連橋堤上樓。日暮行人爭渡急，槳聲幽軋（二）滿中流。

〔一〕此爲夔州刺史時作，與以下《踏歌行》、《竹枝詞》、《浪淘沙》等同。堤上行，樂府《新樂府辭》。《樂府詩集》引《古今樂錄》：「清商西曲《襄陽樂》云：『朝發襄陽城，暮至大堤宿。大堤諸女兒，花豔驚郎目。』」簡文帝由是有《大堤曲》，《堤上行》又因《大堤曲》而作也。

〔二〕幽軋：槳聲。一作咿軋，義同。

【集評】

俞陛雲《詩境淺說續編》：「《堤上行》與《踏歌詞》音節相似，但《踏歌》每言情思，此則寫其景耳。首二句言酒樓臨水，帆影排檣，寫堤上所見。後二句言薄晚渡頭之景。孟浩然《鹿門》詩以『漁梁渡頭爭渡喧』七字狀之，此則衍爲絕句，賦其景並狀其聲，較『野渡無人舟自橫』句，喧寂迥殊矣。」

江南江北望煙波，入夜行人相應歌（二）。桃葉傳情竹枝怨（三），水流無限月明多。

〔二〕相應歌：此唱彼和，歌聲相應。

〔三〕桃葉句：桃葉，晉王獻之妾。獻之曾作歌送桃葉渡江曰：「桃葉復桃

葉，渡江不用楫。但渡無所苦，我自迎接汝。」一說，桃葉乃南朝江南民歌。竹枝，即《竹枝詞》。

【集評】

宋顧樂《唐人萬首絕句選》評：「景象深，意致遠，婉轉流麗，真名作也。落句情語，尤堪叫絕。」

【評解】

此南朝《襄陽樂》、《大堤曲》之遺意，而以《竹枝》體寫之，清新圓轉，獨擅勝場（劉）。

踏歌詞（二）四首

春江月出大堤平，堤上女郎連袂行（一）。唱盡新詞歡（二）不見，紅霞映樹鷓鴣鳴（三）。

（一）踏歌詞：一作《踏歌行》，樂府《近代曲辭》。踏歌，見李白《贈汪倫》注。（二）連袂行：挽手而行。

（三）歡：《舊唐書·音樂志》：「江南謂情人爲歡。」（四）紅霞句：紅霞映樹，謂天色將曉。鷓鴣鳴，俗謂鷓鴣鳴

曰行不得也哥哥，暗喻情人不至。

【集評】

宋顧樂《唐人萬首絕句選》評：「惘然自失，悠然不盡。」

桃溪柳陌好經過，燈下妝成月下歌。爲是襄王故宮地（一），至今猶自細腰（二）多。

（一）爲是句：《太平寰宇記》：「楚宮在巫山縣西北二百步，在陽臺古城內，即襄王所遊之地。」（二）細腰：《後

漢書·馬廖傳：「夫改政移風，必有其本。傳曰：『吳王好劍客，百姓多創瘢；楚王好細腰，宮中多餓死。』」

【集評】

俞陛雲《詩境淺說續編》：「《踏歌詞》每多美人香草之思，此二詩音節諧婉，爲踏歌者寫其情狀也。」

新詞宛轉遞相傳〔二〕，振袖傾鬟風露前〔三〕。月落烏啼雲雨散，遊童陌上拾花鈿〔三〕。

〔二〕遞相傳：連接而唱。

〔三〕振袖句：摹寫舞態。

〔三〕月落二句：謂載歌載舞，狂歡終夕，不覺花鈿之

落。雲雨散，謂舞罷散去。花鈿，金屬髮飾。

日暮江頭聞竹枝〔二〕，南人行樂北人悲〔三〕。自從雪裏唱新曲，直到三春花盡時。

〔二〕竹枝：卽《竹枝詞》。

〔三〕北人悲：謂北人聞歌而觸動離情。

【評解】

諸詩寫南方風俗，其裝束、舞態，均掩映於月下花間，清新穠麗，畫筆所不能到（劉）。

竹枝詞〔二〕九首

白帝城〔三〕頭春草生，白鹽山下蜀江清〔三〕。南人上來歌一曲，北人莫上動鄉情。

〔二〕竹枝詞：樂府《近代曲辭》。本巴渝（今四川重慶市一帶）間民歌，多述山川風俗及男女情愛。禹錫爲夔州刺史時，依聲作詞。原有序，文長不錄。

〔三〕白帝城：見李白《早發白帝城》注。

〔三〕白鹽句：白鹽山，在

夔州城東。蜀江，指長江。

【集評】

俞陛雲《詩境淺說續編》：「此蜀江《竹枝詞》也。首二句言夔門之景，以疊字格寫之，用兩『白』字，以生韻趣。後二句言南人過此，近鄉而喜；北人泝峽而上，則離鄉愈遠，鄉思愈深矣。」

山桃紅花滿上頭〔二〕，蜀江春水拍山流。花紅易衰似郎意，水流無限似儂愁。

〔二〕上頭：山頭。

【集評】

俞陛雲《詩境淺說續編》：「前二句言仰望則紅滿山桃，俯視則綠滿江水，亦言夔峽之景。第三句承首句山花而言，郎情如花發旋凋，更無餘戀。第四句承次句蜀江而言，妾意如水流不斷，獨轉迴腸。隔句作對偶相承，別成一格，《詩經》比而兼興之體也。」

江上朱樓新雨晴，瀼西春水穀紋生〔一〕。橋東橋西好楊柳，人來人去唱歌行。

〔一〕瀼西句：瀼西，夔州有東瀼、西瀼、清瀼三水，此指西瀼。穀紋，指波紋。穀，細紗。

日出三竿〔二〕春霧消，江頭蜀客駐蘭橈〔三〕。憑寄狂夫書一紙〔四〕，住在成都萬里橋〔五〕。

〔二〕日出三竿：謂太陽高升，時已近午。

〔三〕江頭句：蜀客：指成都客商。蘭橈，即木蘭舟，舟之美稱，見崔

國輔《采蓮曲》注。〔四〕憑寄句：憑寄，請寄。狂夫，猶云拙夫，古時婦女自稱其夫之謙詞，如《西陽雜俎續